

芳草萋萋姐何在

■王成伟

芳姐姓刘，我姓王，我们自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姐弟。可是人走得近了，也就超越了世俗的血缘。那些年，我按老家的惯例，索性把“芳”字也去掉了，直接叫她“姐姐”。

认识她，源于一次酒桌上认识了她的哥哥。那年，我毕业返乡刚开始工作，她哥哥听说我要租房，便邀我一起入住了他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，一分钱的房租都不肯收。对一个囊中羞涩的毕业生来说，无异于天上掉馅饼，我生平第一次遇到如此豪气的兄长！从此，两个单身兄弟的友谊就开启了。

偶尔，在县城工作的芳姐和父母隔三差五到市区来看望她哥哥，我这个同室的家伙就成了他们家的编外成员。芳姐一家人的豪气，从她父亲——我刘叔的酒量也能看得出来，即便是刚下梁山的鲁智深恐怕也不是他对手。和颜悦色的芳姐从来不多喝酒，话也不多，常常在厨房里给她温柔贤惠的母亲打下手，顷刻间便能端出一大桌美味佳肴。无数次的相聚，永远记得芳姐母女在厨房里无怨无悔忙碌的背影，而我和叔叔哥哥三个男人在酒桌上酣战。

多年后我才知道，芳姐也不过比我大三岁，可她的言谈举止完全承袭了其母的贤良，像个大家闺秀。那时的我只是一个依赖他们又不谙世事的愣头小子，承受了他们一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。

彼时，我家尚在县城，离芳姐家步行也不超过半小时，双休日下班通常要回家与父母一起度过。一个周末的傍晚，我难得和看望哥哥的芳姐一起回县城，顺道便邀请她去我家小聚。姐姐落落大方，毫不扭捏就去我家做客了。未料走进家门，却发现电箱保险跳闸，家里一片黑暗，笨拙的父亲把一根凌乱的电线蜘蛛网似地横穿了客厅，忙活了半天，依然没法让那个倔强的灯泡发出光亮。那样的场景如何接待第一次来访的客人？我有些无地自容，怒火便蹿了起来，对父亲很不客气地大声嚷着。

看着我的不敬，一贯态度强硬的父亲罕见地没有吭声，倒是多年对我呵护有加的姐姐头一回看不下去了。她立马开始教训起我来：“你身为儿子，怎么能这样抱怨当爹的？”

其实，我发完火也觉得有些过分，只是拉不下脸来道歉。姐姐尽管全是批评，但是都说在节骨眼儿上，让我无可辩驳，也缓解了当时尴尬的场面，给我们这对剑拔弩张的父子找了一个台

阶下。她那样站在我的对立面维护我的父亲，反倒让我有些感动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。从此，我对她更感激，内心也更亲近。后来的很多年我都在想，世上肯这样教训我的人，大概只有我的亲姐姐了。

那个停电的晚上，她和我们全家一起“享受”了一顿毕生难忘的烛光晚餐，那是她此生唯一一次到访我家。

然而我一直不知道，这样随和体贴的姐姐什么时候患上了脑瘤，她经历了多少疼痛难忍的艰难时刻。直到我奔赴异乡谋生的次年六月，突然在一个下午接到家乡人打来的电话，说姐姐已经病逝下葬了。记得当时我正和一个新认识的女孩在黄浦江边的咖啡馆里欣赏江景，室内咖啡香气四溢，人声鼎沸，我握着手机的手先是抖了一会儿，等反应过来，眼泪便止不住地奔涌而出。这世上唯一一个骂过我，骂得我如沐春风的姐姐再也见不到了。如今掐指一算，那一年，她不过才29岁。

不久，我回到了家乡，同行的还有那个在咖啡馆里看我当众泪目的女孩——这个女孩几年后成了我一双儿女的妈妈。我们像走家门一样去看望了叔叔一家，他们像接待儿子儿媳一样热情地招待了我们，我们像过去一样一醉方休。

聊起姐姐的去世，二老语气很淡，冷静得像在述说别人的家事。但我知道，他们是把悲伤刻意压抑在心底，不愿让太多的忧伤影响我带着女孩兴高采烈回乡的心情。那天我才知道，按老家的风俗，父母是不能给女儿送葬的。没敢细问姐姐下葬那天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但我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，将揪扯他们全家人余生。

回到郟阳城，几个同龄的兄弟带我来到姐姐的坟前。那天，阳光明媚，花朵艳丽，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，完全不像是去祭奠一个逝者，更像是去串门看望一个搬了新家的亲友。哪怕姐姐在坟内，我们在坟外，都还能看见她恬静的模样。和大家在一起，我自然也没有悲伤的空间，看到姐姐面对汉江背靠青山的坟头上芳草萋萋，想想她终于结束了长期无法遏制的病痛，应该获得了一份解脱和自在，我才心安起来。

只是在十七年后的很多个深夜，千里之外想起姐姐的时候，又忍不住泪流满面起来。余生，该在哪里可以再见我的姐姐？



想起妈妈泪流满面

■侯化文

那一年，我不足10岁，小妹才5岁，我的妈妈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在我心里，妈妈一直很优秀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，尽管她因为幼年时的一次意外导致左眼失明，却从未因此影响生产生活。

父亲和母亲订的是娃娃亲，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有残疾的妈妈，两人感情很好。那个年代记工分，妈妈时常拉着我、背着妹妹到生产队干活，她让我坐在田埂上，自己把妹妹背在背上，边干活边照看我。就这样，每月队里出工都是全勤。妈妈干活肯下力气，对人友善，很有亲和力。她嗓子很好，会唱很多歌，也会讲很多古老的故事。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和妈妈一起干活，可以听我妈妈讲故事唱小曲，大家亲切地喊我妈妈“徐大姐”。

我父亲在外当干部，常常驻村不能回家，家里的事全靠妈妈料理。队里的活从天亮忙到天黑，家里的事又要从天黑忙到天亮，泥里水里滚着，汗里雨里泡着，久而久之，风湿性心脏病就上身了。妈妈见身体垮了，怕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没人照管，和父亲合计，早早地为我大哥张罗娶媳妇。

就这样，大嫂年纪轻轻就进了我家。妈妈手把手教大嫂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里里外外操持家务。虽然那时生活很苦，时常缺粮少油，缺吃少穿，但全家十分和睦，我和小妹在大人的呵护下过得还算幸福。

妈妈常说：“小孩望过年，大人望种田。”每逢过年时，妈妈总是让大嫂给我和小妹缝制一套新衣服，也嘱咐大嫂过年一定要给她的孩子弄套新衣服，这样拜年时高兴，也显得自家日子红火，免得别人笑话。她还时常对哥嫂说，家里有好吃的，一定要等老爹外出驻村回来大家一起吃，他是顶梁柱，要多关心他。老爹的衣服要洗净叠好，每次回来提醒他换衣服，在外边工作，应该穿得干净整洁，人家笑脏不笑贫。

记得那一年冬天很冷，早早就下起了雪，妈妈的病越来越严重了。我整天守着病重的妈妈不愿离开，每到上学的时候就围在妈妈身边，不愿去上学。

一天，二哥匆匆忙忙地到学校叫我：“快回家，妈不行了！”二哥说着说着，眼圈就红了。我飞奔到家，一下子扑到妈妈床前，哭喊着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此时，妈妈望着我和还不太懂事的小妹，一把拉着大嫂，望着大哥说：“老大呀！媳妇啊！看来我是不行了，你们为我治了这么多年，孝心也尽到了，我的病好不了！我走后，我这两个小的……就算……托付给你们俩了。老二还没成家，你公爹心粗，你们多关心弟弟妹妹……”妈妈上气不接下气，断断续续地说着。我们一家人哭着喊着，可老天不睁眼。那天夜晚，大雪飘飞，妈妈走了，我的心中也下起了雪。全队的人都哭诉着妈妈的好，赶来送妈妈最后一程……

再后来我长大，先有了工作，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家。每每想起妈妈，一次次泪流满面。我可怜的妈妈，一生没有享过一天清福，没有一天停下来为自己而活。她用那残缺的身躯，托起了一个幸福之家；用她那短短的生命，传承着优良的家风。她的一生是平凡的，却付出了不平凡的爱。她相夫教子，诠释了中华女性甘于奉献的品质，是普通家庭一位伟大的母亲。

现在，我有了自己的小孙孙，每每看到他可爱的脸，我都满心疼爱。我想，等他懂事了，我会慢慢跟他讲太奶奶的故事，给他唱那久远的歌谣：“过去的时光难忘怀，难忘怀，妈妈曾给我多少吻，多少吻……”

A12

武当风

清明·长相忆

责任编辑：马俊杰
2023年3月31日 星期五
编辑：杨箫瑟

